

讀書去，讀書趣

走過 200 年 重啟門扉的鳳儀書院

文、圖 / 王新偉



童年時，聽到「讀書去」，總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到書桌前；年歲漸長，為了跳脫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糾纏，才知道懸樑刺股也要「讀書去」。

甘為五斗米折腰，讀書入仕是古代窮書生唯一的出路，由宋真宗的《勸學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愁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五更勤向窗前讀。」，文中的金言良語便是勸勉男兒要努力讀書，透過科舉出仕來達成自己的夢想。於是，私塾、學堂裡琅琅的讀書聲在「之乎者也」的交互作用下，逐漸沉澱昇華，流淌的歲月如時光隧道，不斷向前消逝。

如今，又見小齡童重拾書卷，走進昔日的學堂書院，著漢服拜孔子，但享受的已然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讀書趣」。

2014 年 10 月 31 日，街鼓琅琅、玉石相擊，從高雄市鳳山區鳳明街城隍廟旁的一座古意盎然的紅磚院落裡，傳來清亮悅耳的讀書聲，高雄市定古蹟「鳳儀

書院」，在經過 5 年的規劃與修復後，舉行了開館謝土的儀式。自全台首學－台南孔廟的分香，也在這一天引入書院內的文昌祠，

依古禮演出的「傀儡戲謝土及拜天公科儀」，以及開館大戲「曹公外傳」，吸引地方民眾爭相觀禮。隔日，這則新聞占據了媒體的版頭，之所以會引起如此大的轟動，

除了這座「鳳儀書院」是全台最大的古蹟書院，也期待這座經過百年歲月洗禮的書院，能給久居樊籠的都市居民帶來儒學書香的薰陶。

回首來時路，從清嘉慶 19 年（1814），「鳳儀書院」首開大門，傳來讀書聲，到民國 103 年（2014），書院門扉再度開啓，整整間隔了 2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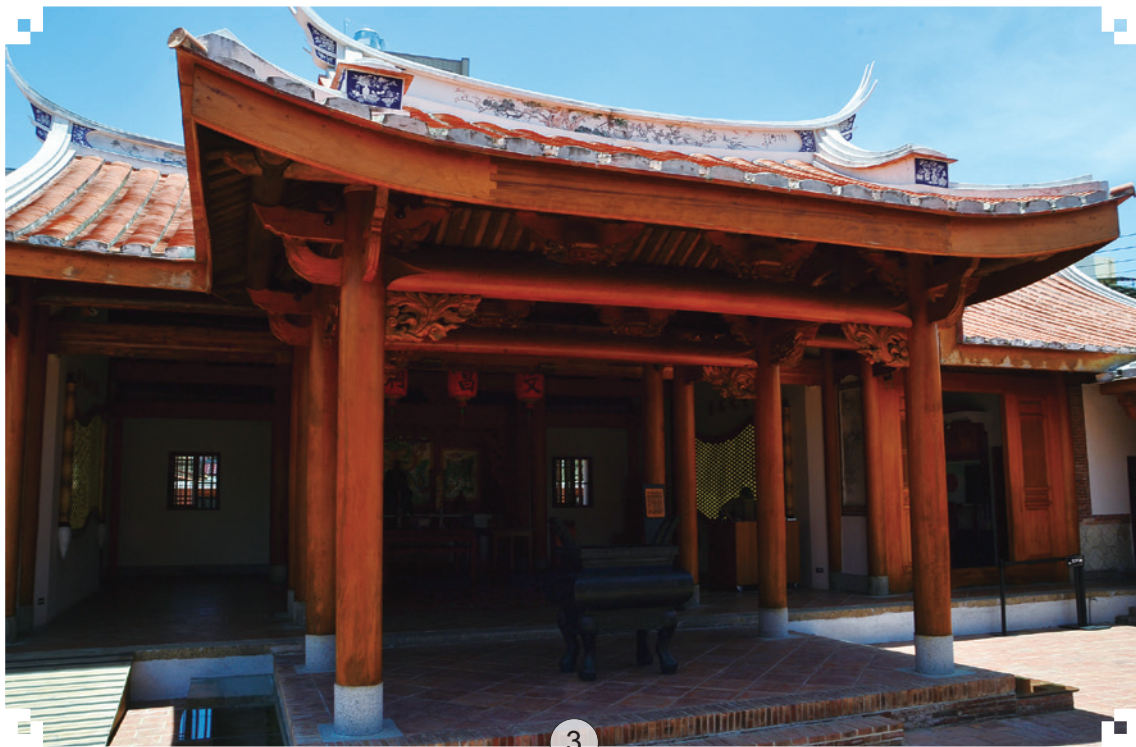
明清時期的臺灣社會，從初期墾拓進展到工商社會，從草莽進入到文明，各地的書院教育自是功不可沒，「鳳儀書院」便是在這一時期由地方仕紳團體捐資興建，有別於官學，「鳳儀書院」自始至終皆為民辦，民間力量不但是其真正

的核心砥柱，也成就它 200 年仍屹立不搖的動能。



① 頭門大門上金字「鳳儀書院」匾額，托匾的門印刻有鯉躍龍門，兩側抱鼓石亦刻螭龍與蓮花紋案，皆有吉祥意涵。

② 鳳儀書院建築前豎立著一堵紅磚斗砌的照牆，原有兩道門，左門額書「登雲路」，右門額書「步天衢」，今僅存左門。



3

屹立不搖的民辦書院

一座 200 年的書院有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不禁令人好奇，它與「鳳山古邑」幾乎同時興築，但城起城落、時空變換。「鳳儀書院」卻如同一幅展現鳳山風華的歷史卷軸，刻畫著多少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常民文化的軌跡。

清康熙 23 年（1684），臺灣正式併入滿清版圖，初設一府三縣，一府是臺灣府，隸屬福建省，府治設在台南市東安坊；三縣則分別是臺灣縣（縣治設於台南）、鳳山縣（縣治設於今左營）和諸羅縣（北至雞籠，縣治設於今嘉義）。

從 1684 年到 1723 年，臺灣近 40 年的開發主要以南部為主，此時的書院也幾乎集中在府城台南，唯一例外的就是「鳳儀書院」的前身－創立於 1709 年的「屏山書院」（位於今左營蓮池潭）。

既有「屏山書院」，何來「鳳儀書院」？

這就不能不說說鳳山的歷史本事。鳳山古名埤頭，又稱下埤頭，因其丘陵地形似飛鳳展翅，故在建縣治時取名「鳳山」。鳳山縣舊城原設在興隆莊（今左營），1787 年

③ 鳳儀書院的最後一進是廳事，原為師長官員辦公及住宿之所，現闢為文昌祠。

④ 曲水流觴的曹公圳與鳳儀書院的經營也息息相關。

林爽文事件爆發，鳳山縣首當其衝，舊城被攻破，「屏山書院」亦燬於兵燹，因此後來才在新城內另設「鳳儀書院」。1788 年民變平定，下埤頭成為鳳山縣的新城，取代舊城成為鳳山縣的政經中心，而「鳳山」一詞也取代下埤頭成為新城地名。鳳山新城剛開始只是一座竹城，「城體以環植刺竹三重、編棘為籬，聊蔽內、外而已。」。後來鳳山知縣吳兆麟於 1804 年興建了東西南北和外北門、東便門共 6 座城門及相關設施；1838 年，新任知縣曹謹再增建城樓、砲台各 6 座，開濬濠塹並引淡水溪（今高屏溪）水而成曹公圳兼做護城河，大大強化了鳳山新城的防禦工事；1854 年，參將曾元福又於竹城內增建土牆，至此，新城才趨於完備。

清代 200 多年的歷史，書院制度是教育的主流，也是文人研習經典、準備科舉的場所。臺灣書院之風氣，乃自閩南漳泉傳入，清朝首先在臺灣、鳳山及諸羅三縣設官辦的儒學，即附設在孔廟內的學校，被稱為「廟學合一」。施琅入台後於 1683 年在台



4

南所創辦的「西定坊學院」，被認為是清代在臺灣設立最早的書院，此後從 18 世紀中期至 19 世紀中期的 100 年間，被視為是臺灣書院建立的高峰期，遍布各地的書院也使得臺灣文風漸盛，士子透過科舉制度取得功名蔚為風氣。

「鳳儀書院」創建於 1814 年，取「有鳳來儀」的吉兆、文采之意，象徵文風鼎盛，

文采輝煌。當時正值臺灣書院創立之高峰，所以其規模之宏大完整，與現今尚存規模較大的彰化和美「道東書院」及南投「登瀛書院」相較，無論在建築規模、精雕細琢的工藝和史料保存等方面，皆首屈一指。

在「鳳儀書院」創建前後，當時鳳山縣所轄還有「正音書院」、「鳳閣書院」、「鳳崗書院」、「萃文書院」、「屏東書院」、「朝陽書院」和「雲峰書院」等，可惜後來除「鳳儀書院」保存至今，其他書院多化為煙塵。今日所見關於「鳳儀書院」最珍貴的史料記載，乃是出自清末，鳳山縣學廩生盧德嘉編撰的《鳳山縣採訪冊》，此書成於 1894 年，其內容比官府修訂的《鳳山縣志》更精彩，為清末的鳳山縣留下不可磨滅的文字史料記載，書中對「鳳儀書院」之創建、格局與碑匾的敘述鉅細靡遺，為後來書院的修復工程提供了最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鳳儀書院」因跳脫了舊時書院大多由官學主持的窠臼，所以與地方民生的聯繫十分緊密，更與鳳山兩百年的文明發展息息相關，像是奠定鳳山富庶繁榮的「曹公圳」水利工程，其水租孳息，就用以支付「鳳儀書院」的山長脩脯、煙祀、賓興等各項所需之營運費用，這在當時書院的經營運作中是極為罕見的特例。

都市叢林中的書香園地

搭高雄捷運橘線在鳳山站下車，車站內

的 2 號出口清楚的標示著「鳳儀書院」，走出捷運站，看到站前廣場杵著一石柱，寫著「鳳山縣城景華門遺址」。景華門是鳳山古城 6 座城門的西門，由此丈步，沿著曹公圳（昔日的護城河），接鳳山溪繞一大圈，便劃出了鳳山古城邑的街衢範圍。流水潺潺、景致清幽的曹公圳有如一條綠色腰帶，為古城注入生命活水，也是古城興榮的命脈。碩果僅存的東便門城門和三座砲台就嵌在這條「綠色腰帶」上，而居內城中心、與曹公國小為鄰的「鳳儀書院」，也靜靜地座落在縣衙里鳳明街 62 號。

由曹公廟前的曹公路轉入鳳明街，空氣中瀰漫著一陣陣清香，原來是民宅前後的茉莉花正吐露芳馨，正所謂「一卉能令一室香，炎天尤覺玉肌涼」，這沁入心脾的花香，不由得讓身體每個繃緊的細胞快速鬆弛，走在林梢葉隙下舒適安靜，不知不覺腳步已抵「鳳儀書院」前。一堵兩三公尺高的紅磚牆立即入眼，這便是「鳳儀書院」的照牆。臺灣的傳統宅第或宮廟前方多會豎立照牆，照牆也稱照壁或影壁，具有遮擋的功能，為人熟知的照牆應是台北孔廟前面的「萬仞宮牆」。「鳳儀書院」的照牆以紅磚砌成，從斑白的牆面可知以前其外表粉刷白灰，過去應是一堵白色的照牆。比較特殊的是照牆左右設置了直櫺磚窗與門樓，如今僅存左側門樓，題寫「登雲路」，而右側傾毀的門樓則為「步天衢」，反映出書院創建者對莘莘學

子求取功名的殷殷期許。

繞過照牆，才是書院的入口，只見一座紅磚白牆的小屋獨立於整個建築群之外，這處現為售票處的小屋，其實它大有來頭，經考證它是「鳳儀書院附設試院」的頭門，也是目前僅存的試院建築。清代臺灣書院有附設試院者，「鳳儀書院」應是全台首創。據史料記載，試院位在書院的東邊，同為坐北朝南，是清代鳳山縣舉辦縣試的地方，規模宏大有 36 間房，最多可容納 640 名考生，且內部區分閩童與粵童，見證鳳山一帶因閩粵移民墾拓之地緣關係，閩南與客家學童共同入學的歷史背景，這些學童從書院畢業先參加試院的考試，再參加府試、院試，通過後即是秀才。

進入書院，青翠立即入眼，一片開闊的前院鋪展出一地豪闊的綠氈。因為書院附設有義倉 9 間，位在入口的右手邊，史料載每間可貯穀 330 石以上，所以前院即作為賑濟災民發放物資之用。舊時義倉多建在縣署旁，書院設義倉也證明清代的文化教育與社會救濟和福利事業是聯合興辦的，可惜這些義倉和試院的建築一樣，今已無存。

臺灣清代書院的建築模式，可見「儒」、「道」融合之特色，教學空間中亦附有宗教建築。從一進、二進、三進或四進以上，布局多採中軸左右對稱，依序是照牆、頭門、講堂和後堂廳事，左右則為學舍。而建築的外觀，一般多為閩南或粵東式，牆



5

體以紅磚或白粉牆為多，屋架則為木結構，輔以石材柱礎及抱鼓石，屋脊以燕尾式顯現其尊貴，內部崇尚簡樸，樑枋局部施以彩繪來達到文質彬彬之美感。「鳳儀書院」也不例外。

⑤ 鳳儀書院入口的小屋，經考證是以前試院建築的頭門遺址，重新修葺後成為售票處。



- ⑥ 頭門屋角的泥塑角牌獅，大眼如銅鈴，溫和憨笑的模樣十分討喜。
- ⑦ 頭門垂蓮狀的吊筒、龍形鳳形托木，顯現出繁複的工藝。
- ⑧ 頭門屋頂較為考究，做筒瓦、簷口置瓦當滴水，有鳥踏，其餘建物則均使用瓦板。
- ⑨ 由廳事望向講堂和兩廊學舍，格局對稱方正。

行走「儒」「道」之間

頭門是書院分別內外的門禁之所，過頭門可進入講堂及學舍。「鳳儀書院」的頭門為 5 開間闢 3 門，左右另設房間供守門人所用，中門置抱鼓石一對，花崗石雕雙螭蓮花，造型渾厚古樸。中門上懸掛著「鳳儀書院」的匾額，龍飛鳳舞金光閃閃。頭門排樓棟架的兩端立有泥塑的角牌獅，銅鈴大眼、溫和憨笑，十分討喜，一般民宅廟宇多以誇張的人臉意謂「憨番頂厝」，「鳳儀書院」

則以角牌獅頂厝，明顯有求取功名的意味。

頭門的屋頂較書院其他建築來得考究，不但屋瓦使用筒瓦，其他建築則為板瓦，而且簷口有瓦當滴水，瓦當的圖案有鶴紋、壽紋、蝴蝶等圖案，顯現其精細；屋脊上另有彩色泥塑剪黏，燕尾旁留有舊的龍形鐵製骨架，可能是一種裝飾，曲線極優美，動感而流暢；側面白色的山牆上有雲形鶴頭墜，並有鳥踏，極具裝飾的效果。

頭門兩端還有門樓各一，可通往後方的



講堂和廳事，門額上分題「說禮樂」和「敦詩書」，語出自《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在「說禮樂」的門樓旁，我發現還多了一個門樓，兩個門樓雖樣式相仿，但前者下方有亂石砌牆基，後者則門扉緊閉。一打聽，原來這個門樓竟然是書院內曹公祠的入口。曹公祠是為紀念清代賢吏曹謹而建，這位來自中原河南的官吏，理台期間開闢水

圳，造福人民，曹公圳便是其在鳳山知縣任內重要的政績。據說曹謹卸任離去時，數千百姓為他送行，後來他辭世，鳳山百姓感念其功德，便在「鳳儀書院」內建祠紀念他，為臺灣書院之僅見。而今，這座建於 1860 年的曹公祠竟然在書院整修時重見天日而且保存完整，可謂彌足珍貴。我抬頭仰望，門額上「曹公祠」的字樣還依稀可辨，而修復後的曹公祠建築為中央 3 開間，有小院及圍牆，闢一門洞可通講堂前院。這座曹公祠雖

比不上另一座位在鳳山曹公路上名氣響亮的曹公廟之氣派宏大，但卻是最初祭祀曹公之所，歷史地位無可比擬。

從頭門前廣場上排列的「鳳山知縣曹謹蒞院群像」，或可以想見當年曹謹前來書院視導教學的歷史場景，但見出巡的隊伍，除師爺隨行，包括迴避牌、肅靜牌及開路大鑼，迎接者則為負責書院營運的董事，栩栩如生地道出曹謹對書院教育的重視。

廣場上還有一幅「鳳山牛墟市集群像」，則是展現鳳山昔日的市井民風，描繪昔日牛隻買賣、試牛刀及摸齒來判斷牛隻健康狀況等畫面。牛墟在清代是官方的交易市場，定期集市，設有墟長管理，買賣牛隻需立契約繳交手續費，並烙鐵在牛隻身上以表示是合法買賣。

穿過頭門，便是書院的主要建築講堂了。顧名思義，講堂就是書院裡授課講學的空間，也就是教室，過去主持的山長或所聘的老師即在此傳道、授業、解惑。

跨門檻 成知書達禮之人

「鳳儀書院」講堂面寬 3 開間，明顯比頭門的建築規模小，但進深有 5 根柱子，屋架為 11 架，則比頭門深廣許多。比較特別的是，講堂為敞廳式，為半戶外空間，前面不裝格扇門窗，但背後有格扇，作為供桌的壽屏，顯示在清代時應有供桌，從講堂東壁嵌有「鳳儀崇祀五子並立院田碑」，推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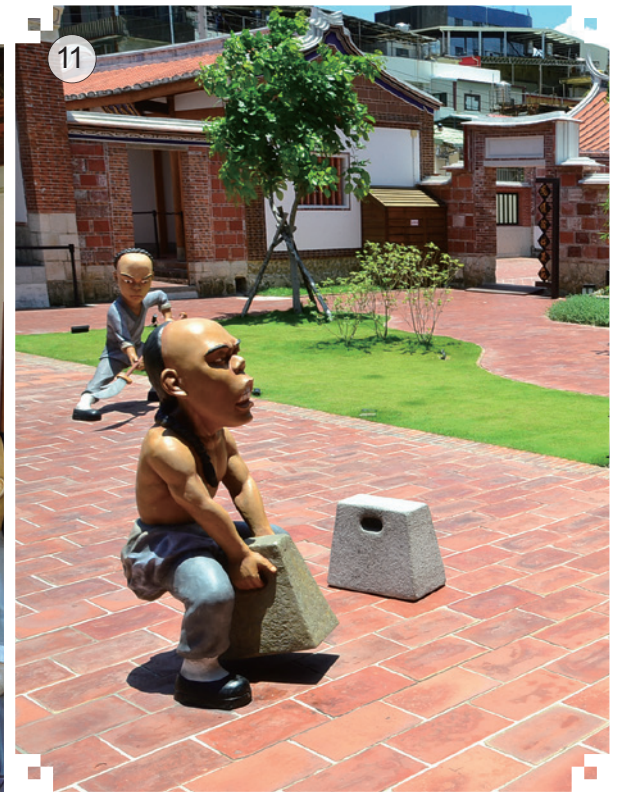


原祭祀宋濂、洛、關、閩等五子。格扇兩側開門，可通後方的廳事。

講堂在修復後，為了讓參觀者能一目了然過去上課的情形，所以設置了「講堂授課群像」。看老夫子搖頭晃腦，一副誨人不倦的樣子，學生卻是老幼參差不齊，神態各異。原來過去書院生源有兩種，一種為完成私塾教育，將參加童試的童生；另一種為已通過童試，準備考鄉試的生員。因此學生年紀差距很大，有初出茅廬的少年郎，也有一

考再考的老童生。看這些群像，有學生額頭貼著醒腦膏藥，顯見其發憤用功；也有學生早已趴倒夢周公；還有頑劣學生不時捉弄同窗。這昔日的讀書景象，在今天看來似已十分遙遠，而青燈苦讀、十年寒窗，只為一試功成名就，於今人更覺不可思議。然而，千百年來，這種科舉制度雖已廢除，但影響深遠，時至今日無論是大學入學或公務人員任用，仍以考試遴選為主。

在頭門和講堂之間的小廣場還有一幅



⑩ 講堂內模仿舊時讀書上課情形，群像生動，畫面十分逗趣。
⑪ 講頭門和講堂之間的空地舊時是武科比試場所，練武群像的後方建築即為舊時的曹公祠。

「武科練武群像」。有人愛舞文，就有人愛習武，武科考試便是為這些習武者設立。清代武科考試分內外場，外場依序考馬上射箭、步箭及技勇（拉硬弓、舞刀及擲石），外場合格再考內場。生源除民間武生外，綠營騎兵亦可應試。

在講堂的右邊還可看到昔日敬字亭的地基殘跡，也是其他書院所沒有。敬字亭為古人崇敬倉聖之具體建築，每隔一段時間作為焚燒字紙之用。由於「鳳儀書院」的敬字亭

無圖可考，所以在修復時，並未重建此敬字亭，僅以白色卵石砌其方位。

講堂背面闢有兩個磚砌的圓光門，以通左右的學舍。圓光門僅容一人通行，乃是要學生知書達禮、長幼有序，從紅磚豎砌的門檻，尖尖稜角已被踩成凹弧，就可見這 200 年間，人進人出，不知有多少學子走過這道門檻。

「鳳儀書院」講堂的左右各有一排學舍，為對稱的格局，學舍每邊各有 6 間房，每 3 間房為一單元，中為敞廳，左右置房，以供學生住宿。學舍屋頂末施燕尾脊，分為前後兩段，後方較高，稱做「頂山」，前段則稱作「下山」。如今學舍重新佈置展示，以呈現 200 年來「鳳儀書院」所歷經的四大時期－有鳳來儀的創建期、西風東漸的清末、國境之南的日治、寶島臺灣的國府來台，彷彿開啓了一趟 200 年的時光小旅行。

廳事是書院的最後一進，也是師長官員辦公及住宿之所，同為 3 開間作敞廳式，也未設門窗。據史料記載，廳事中央供奉文昌帝君、奎星與倉聖，祭祀功能極明顯，左右兩間房才是師長的住所。廳事的正廳前建有軒亭，採捲棚屋架，有雙樑與廳事前廊相接，具有遮陽擋雨的功能。

廳事在修復時發現壁、垛有不少前人留下的水墨畫、灰泥彩繪淺浮雕及牆面塗鴉題字等，而且白牆壁上的水墨畫有前後兩次的筆跡，證明了書院在清代確有重修記錄，而



這些舊時讀書人所遺留下來的字畫，落款年代也成為研究「鳳儀書院」極有價值的歷史旁證。看著這些題詩文字，可以想像當時執筆人的心情。

「鳳儀書院」原本就有祭祀功能，修復後也特別復原了此一歷史空間，將廳事改為文昌祠，供奉文昌帝君、魁星及朱熹像，以

「鳳儀書院」的興建始於嘉慶 19 年（1814），由鳳山知縣吳性誠倡議，當地仕紳團體奮社捐資捐地，再由候選訓導歲貢生張廷欽負責實際興建。光緒 17 年（1891），「鳳儀書院」年久漸頹，由舉人盧德祥主持重修，盧德祥時任山長，這是唯一有文獻記載的重修紀錄。日治時期，「鳳儀書院」曾被充作日本陸軍衛戍病院、鳳山養蠶所及鳳山郡役所宿舍使用。臺灣光復後，書院屋舍日趨殘破，並被居民長期租佔並添建違章，所幸近年經高雄市文化局著手古蹟修復，依據清末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記載內容，逐漸恢復昔日宏偉的格局，成為目前臺灣保存清朝古書院中規模最大且最完整的一座，更是考證清朝學制的活教材，現為高雄市定古蹟。

重修後的「鳳儀書院」，終於以最接近其原始風貌的形式，呈現在世人的面前，觸摸磚砌的照牆及直櫺窗，抬頭望著講堂的瓜筒及斗拱，彷彿聽到古人琅琅的讀書聲。看紅磚新舊雜陳，世代交替的意味更濃了，這個曾經埋沒在時間長河裡的古建築，如今以新的面容再現紅塵，為修復而開始了新的生命歷程；因保存而有了新的未來，希望這一次它可以走得更遠，為後人繼續講述前人奉獻建學的事蹟。源

重啓書院為學子求取金榜題名的信仰之風。

廳事旁有一個「鳳山歷史小博物館」的展區，除展出鳳山新城的實體模型，來呈現 1890 年代的城邑樣貌，也策畫「鳳儀書院」歷史介紹及清代科舉體驗等主題展，讓「鳳儀書院」的沿革，在參觀者的腦海中有更清晰的脈絡可尋。

⑫ 講堂背面闢有磚砌的圓光門，以通左右學舍。

⑬ 廳事前簷龍虎垛上的水墨畫為以前遺留下來的舊作。